

现代性

XIANDAIXING YU HOUXIANDAIXING 与
后现代性

陈嘉明 等著

人 民 出 版 社

现代性与 后现代性

陈嘉明 吴开明 李智 杨玉成 周建漳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田园

装帧设计:曹春

版式设计:顾杰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陈嘉明等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2

ISBN 7-01-003461-3

I . 现… II . 陈… III . ①现代主义-哲学思想-研究-西方国家

②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研究-西方国家 IV . B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9884 号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XIANDAIXING YU HOUXIANDAIXING

陈嘉明 等著

人 人 大 媒 体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4.25

字数:344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01-003461-3/B·291 定价:25.00 元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

目 录

导 言	(1)
一、 “现代性”概念的语源与语义	(1)
二、 现代性的主要内涵与特征	(3)
三、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	(10)
四、 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辩护	(24)
五、 研究现代性的意义及应注意的问题	(28)
第一章 康德哲学：“现代性态度的纲领”	(32)
一、“现代性态度的纲领”	(32)
二、“人为自然立法”	(35)
三、人为道德立法	(47)
四、理性神学：道德的宗教	(66)
五、自由的权利与向善的历史	(71)
第二章 黑格尔的理性与自由的现代性	(84)
一、辩证的思维逻辑	(85)
二、自由的哲学	(94)
三、“实体性”的伦理	(104)
四、智性化的宗教	(116)
第三章 韦伯对现代性特征和命运的分析	(130)
一、现代性的特征	(131)
二、作为过程的理性化	(140)
三、现代性的命运	(154)
第四章 海德格尔的现代性批判与拯救	(170)

一、现代性的本质与根源	(170)
二、现代性的拯救与出路	(188)
三、回归“前现代性”——另一种后现代主义	(211)
第五章 本雅明的艺术现代性分析和现代性社会理论	(223)
一、本雅明现代性思想的来源	(223)
二、艺术的现代性及其代价	(230)
三、现代性前史的构造与重现	(236)
第六章 后现代语境下的阿多诺的现代性哲学	(257)
一、阿多诺的思想发展过程	(258)
二、启蒙理性和同一性思维批判	(263)
三、艺术现代性问题的探究	(276)
四、阿多诺和后现代哲学思潮	(282)
第七章 福柯：在后现代的视野中	(292)
一、后现代的人格化	(292)
二、历史与断裂	(295)
三、主体的终结与自我的呵护	(301)
四、真理与权力	(312)
第八章 利奥塔的现代合法性模式的解构与重建	(337)
一、对现代性的批评	(337)
二、传统合法化模式的危机与解构	(346)
三、合法性模式的重建：悖谬逻辑	(367)
第九章 哈贝马斯的现代性辩护与理性基础重构	(381)
一、现代性批判两种传统的考察与回应	(382)
二、拒斥意识哲学范式	(406)
三、范式的转换与理性基础的重建	(423)
四、窘境的避免与难题的解决	(439)
后记	(454)

导　　言

“现代性”是一个为 20 世纪后期西方哲学所广泛关注的概念，这种关注首先是由于这一问题本身的重要性，其次是由于它受到后现代理论的广泛批判，并相应引起对它的辩护与重建问题的发生。作为一种较为系统的研究，我们先从这一用语的起源及它的语义规定谈起。

一、“现代性”概念的语源与语义

美国学者卡利内斯库曾经论述了“现代性”这一术语的语源学出处。他指出，在英语里，至少自 17 世纪起它就已经通用了。1627 年出版《牛津英语辞典》，首次收选了“modernity”（意思是“现时代”）。托拉斯·华尔普尔在 1782 年的一封信里，在谈到查特顿的诗时写道，“[这些诗]节奏的现代性”，使凡是有敏锐听力的人没有不为之惊叹的。按照华尔普尔的观点，“现代性”的实际含义是声音和节奏，我们可以从音乐的节奏来理解现代性。在法语里，现代性一词的出现则比较迟，一直到 19 世纪中叶以后才开始使用。利特雷在泰奥菲尔·戈蒂耶发表于 1867 年的一篇文章中发现了这个词。新近出版的《罗贝尔词典》发现这个词最早出现在 1849 年问世的夏多布里昂的《墓畔回忆录》里。夏多布里昂的 modernite 是在贬义上使用的，指日常的“现代生活”的庸俗和低劣。他写道：“海关大楼和护照的庸俗及现代性，同风暴、哥特式的大门、号角的

声音和急流的喧闹,形成了对照。”著名的美学现代性理论家波德莱尔在 1859 年所写的一篇文章里,也用过 modernite 这个词。^①

如果我们进而从语义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随着“后现代”概念的出现,以及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在哲学、政治、社会与文化等不同领域的展开,这一概念的运用也就相应有了学科上的差别,因而有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文化和审美等意义上的现代性。例如,吉登斯在社会学意义上将现代性看做是“后传统的秩序”,它首先是指在后封建的欧洲建立的而在 20 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或者说,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大致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其次是指资本主义,包括其竞争性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中的商品生产体系。^②

本书探讨的属于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性。这种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性(以下如无特别说明,“现代性”一词专指哲学意义上的),其内涵是什么呢?哈贝马斯把它看做是一种新的社会知识和时代,它用新的模式和标准来取代中世纪已经分崩离析的模式和标准。现代性这样一个时代的特征与贡献,是个人自由。福柯则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时期,不是一个时间概念。“所谓态度,我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民所做的志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就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在一个和相同的时刻,这种方式标志着一种归属的关系并把它表述为一种任务。无疑,它有点像希腊人所称的社会的精神气质(ethos)。”^③

① 梅泰·卡利内斯库:《两种现代性》,《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第 3 期。

②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第 3 页,第 16 页。

③ 福柯:《何为启蒙》,引自《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下同),第 430 页。

按照福柯的这种解释,现代性主要指的是一种与现实相联系的思想态度与行为方式,因此它与哲学认识论、方法论和道德、宗教、政治哲学密切相关。本书主要采用福柯的这种界定,着重从上述几个方面来加以论述。

二、现代性的主要内涵与特征

现代性态度是在启蒙运动过程中形成的。文艺复兴以来科学观念的传播以及人文主义思潮的发展,使科学、自由和追求世间的幸福成了推动启蒙的主要因素。与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开展相伴随的,是对宗教的猛烈批判,这使社会表现为一个世俗化的过程,或者用韦伯的话来说,是一个“世界的祛魅”过程,它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与世界观,形成了人们的理性意识,推动了反宗教蒙昧迷信运动,催生了主体性意识,产生了现代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所有这些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它们也因此构成了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性的基本特征。

1. 现代性观念的核心:理性及主体性

理性是启蒙运动用以替代上帝,作为价值之源与对现存事物批判的标准,是人们判定一切存在的合理性的法庭。西方哲学的理性概念源远流长,早在其文化的两个源头之一古希腊哲学那里,在“逻各斯”、“理念”等概念和思想下展现出的对世界秩序的把握,即已体现了理性的精神。在近代,有“近代哲学之父”美称的笛卡尔,更是以理性的自我意识作为哲学体系演绎的出发点。“我思故我在”成了理性主义哲学的一个标志性命题,近代哲学也由此表现为“意识哲学”的形态。黑格尔曾经这样评价了笛卡尔的作用:“笛卡尔事实上是近代哲学真正的创始人,因为近代哲学是以思维为

原则的。……哲学在奔波了一千年之后，现在才回到这个基础上面。”^①

现代主义哲学家中首先并且也是惟一专门对“理性”展开全面批判与确证的，是德国哲学家康德。他以其著名的“三大批判”论证了科学与道德的可能性条件，这些条件从根本上说就是理性，只不过它在科学认知领域里表现为“自我意识”、“我思”、“先验统觉”等不同名称所表示的意识的综合统一能力，而在道德领域里则表现为“意志自由”的道德立法能力。因此，不论认识或是道德的最终根据，都在于主体之中。用康德自己的话来形容，这在认识论方面发生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认识的可能性的根据不再被看做是在客体方面，而是在于主体的理性能力之中。同样，在伦理学方面，道德的根据不再被看做是在感性的情感之中，而是在于理性的意志之中，由此道德被论证为本质上是一种自律的行为。理性的这种根据作用被解释为来源于它的“先验性”。先验性应当、而且可以决定经验。以此方式，康德在现代主义哲学中确立了以“理性”为根据的主体性。

康德之后，费希特与谢林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发展了“自我”的学说。费希特将理性自我界定为一种本原的行动，通过这种行动，作为纯粹意识的自我不仅设定其自身，而且设定与自我相对的、对象性的“非我”，并设定自我与非我的统一。由此自我成为包括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在内的知识学的第一原则，成为它们的先决条件。谢林则把理性作为一种不自觉的精神力量，把它看做是包容着自我与非我、主体与客体、思维和存在的一种无差别的“绝对”，它是自然现象与精神现象的来源。黑格尔则进一步发展了谢林的神秘主义，使“理性”成为一种类似造物主的“世界理性”、“绝对理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78，第63页。

念”、“绝对精神”，成为万物的实体与本原，世界万物（包括自然与精神）都是由这种“神圣思想”所产生。现代主义哲学的“理性”与“自我”概念的膨胀，由此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启蒙哲学高举“理性”大旗的本意，原本在于否定造成世间的迷信与蒙昧之根源的“神”，以便使现代社会成为“属人”的社会。但是思辨哲学发展的结果却使自身走上科学思维的反面。

2. “自由”构成现代性的根本价值

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中的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代表了启蒙哲学对人的根本权利的理解。然而不幸的是，本应是自由的人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中”^①。因此卢梭为自己确立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找出一种社会秩序的存在形式，使每个人在其中都能保有自己自由的权利。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卢梭看来就是以自由、而不是以强力为基础的，通过订立社会“契约”的方式，使每个人与所有其他人联合起来，使得他们虽处于强制性的法律之下，但通过“公意”的表达，同时又只服从自己的意志。此外，在《社会契约论》之后，卢梭进而论证道，在人类社会秩序中，必须先建立一个牢靠的、明确的道德世界，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发展科学。因为知识的自由如果没有道德自由的保障，并不会带来什么好东西。

卢梭是康德所敬仰的一个人物，其思想影响着康德。康德的伦理学说由意志自由的存在引出道德的绝对命令与道德自律，其道德命令规定：“这样地行动，使你意志的准则始终能够同时用做普遍立法的原则”^②，这等于卢梭“私意”与“公意”关系在伦理学上的翻版，并且道德自律的实质，也正像契约论那样是服从自己所订

①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第8页。

②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99（下同），第31页。

立的法则。并且，康德也同样把政治意义上的自由看做是“每个人由于他的人性而具有的、原生的、与生俱来的权利”^①。他强调了个人权利的神圣性，郑重地宣称，“人的权利是不可亵渎的……一切政治都必须在权利面前屈膝”，并由此将“社会成员的自由原则”列为国家政体应当确定与遵循的三条原则的第一条。

在黑格尔那里，自由也是他的伦理、政治与社会思想的主要原则。他不仅把人的本质定位为“自由意志”，明确宣称“人就是自由意志”，而且提出了现代世界的“自由”原则。他写道：“一般说来，现代世界是以主观性的自由为其原则的，这就是说，存在于精神整体中的一切本质的方面，都在发展过程中达到它们的权利。”^② 因此，随着人的自由这一本质在伦理、政治与社会各个领域中得到实现，自由意志也获得它的现实性，成为道德、伦理、法律与国家等的“定在”。

哈贝马斯曾经这样刻画了现代性的“自由”特征：“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挑战。从实证的观点看，这一时代深深地打上了个人自由的烙印，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作为科学的自由，作为自我决定的自由，还有作为自我实现的自由。”^③ 正是由于启蒙思想家们对“自由”价值的高扬并使之得到社会的认同，现代社会才会打上自由的印记。

现代性对人的自由本质的认同，主要是与某种抽象的“个体”乃至个人主义相联系的。这种意义上的个体首先在笛卡尔的“实体”定义中得到体现。他把实体界定为无需凭借任何事物，而只需依靠自身就成为自己的东西。莱布尼茨的“单子说”也同样反映了

① Immanuel Kant,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New York, Macmillan, 1965, pp. 43—44.

②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下同），第 53 页，第 291 页。

③ 见《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下同），第 122 页。

这种有关个体的意识。他所构想的单子是一个个独立的、互不依存的实体，甚至没有可供事物出入的窗口。笛卡尔与莱布尼茨的实体定义，可说是简洁地体现了现代性哲学的个人主义思想，即把个体看做是独立的(*self-contained*)、自足的(*self-sufficient*)、自主的(*self-directed*)。这种与自由观念相联系的个人主义，通常被视为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康德则以具有纯粹自我意识的、与经验存在无涉的个体作为知识论、道德论考察的对象。虽然他确立了以只能作为目的、而不能被当做手段的、道德上平等的个体自我为中心的价值系统，不过他的这种个体主义既与认知环境、科学共同体无关，也与生活世界、道德习俗无关。黑格尔虽然将精神的发展看做一个过程，从而其哲学表现了一种历史感，但“人”在他那里仍然只是“自我意识”；虽然他注重从普遍、特殊与个别三者中来考察事物的关系，把普遍视为个体的本质，并且区分开道德与伦理的不同，将伦理视为仅在家庭、社会与国家中才能体现的关系，但终究他对“人”的理解还不是社会意义上的。

3. 现代性表现为世俗化的、“祛魅”的过程

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人性的复归，重新肯定对人世间的爱情、幸福等的追求，重新肯定世俗的生活。继而，与高扬理性、反对宗教迷信的启蒙思潮相联系，现代性的形成过程展现为由一神论向自然神论、乃至向无神论的转变，由虔诚的宗教崇拜向世俗主义的转变。韦伯曾经将这一过程称为世界的“祛魅”过程。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产生与理性主义有着内在的联系，它对宗教的批判导致了神秘的宗教世界图景的瓦解。

伴随着宗教世界图景的瓦解而产生的，是对人的以自由为核心的诸种权利价值的肯定，对社会与国家的组织原则与形式的重新厘定，例如洛克、孟德斯鸠等的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原则；康德的

作为人的社会成员的自由原则,作为臣民之间的平等原则,以及作为公民的每个共同体成员的独立原则;黑格尔的“自由”作为国家的原则,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的结构设计等等。

从经济与社会的角度看,上述宗教图景瓦解以及制度设计的结果,使现代性表现为三个分离。一是政治与宗教的分离,二是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分离,三是经济与(非功利主义)道德的分离。第一个分离的结果是,政治以及相应的文化、教育等挣脱了教会的控制。第二个分离的结果是经济被视为独立于政治的领域,它应当享有自己的自主权,如同黑格尔也认为的那样,政府不应干预市场。第三个分离的结果是实利主义的经济观取代了道德观,社会被视为应当服从经济的需要,而不是相反。这种实利主义经济观注重收入、财富、物质的繁荣,并把它视为社会生活的核心。在西方,这种世俗化的结果表现为两个主义: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①

4. 宗教在现代性中的位置

社会世俗化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对待宗教。如所周知,启蒙思想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它激烈的反宗教态度。有如著名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所言:“18世纪哲学带有深刻的非宗教性。”^② 其中比较辩证的思想家,如伏尔泰,将教会与宗教本身区别开来,对腐败的教会与僧侣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却主张宗教信仰上帝的必要性。而激进的反宗教论者,如霍尔巴赫,则将宗教看做是完全与理性相对立,是束缚人的思想、妨碍理智进步的障碍。启蒙思想家们的这些非宗教的态度,使得他们需要重新考虑宗教在社会文化中的位置。是将它彻底从社会上消除呢,还是对之加

^① 参见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下同),第14—15页。

^②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下同),第45页。

以改造,使它成为某种有利于社会的东西,或者是用某种东西来代替它,以产生社会凝聚力?对此,启蒙思想家们开出了各自的处方。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提出了他的社会设计,认为艺术应当能够代替宗教,因为艺术是一种能够深入到人们相互关系之中的中介,其所能够发挥的交往、建立共同感,产生团结力量的“公共特征”,具有统一社会的作用。对艺术作用的类似赞美,在谢林那里同样可以看到。他讴歌艺术所能够带来的自由与必然的最高统一,能够引导一切人们达到的“认识最崇高事物”的境界,和所产生的使无限矛盾得到统一的结果,以及“无限和谐的感受”。他写道:“艺术对于哲学家来说就是最崇高的东西,因为艺术好像给哲学家打开了至圣所,在这里,在永恒的、原始的统一中,已经在自然和历史里分离的东西和必须永远在生命、行动和思维里躲避的东西仿佛都燃烧成了一道火焰。”^① 哈贝马斯对此解释说,谢林的想法是,是艺术而非哲学,在陷入极端反思的现代条件下,“保护着那道曾经在宗教信仰共同体的隆重祭祀中燃烧起来的绝对统一性的火焰。艺术以一种新的神话面貌重新赢得了其公共特性。”^②

康德对启蒙运动所关注的,主要是在宗教方面。在他看来,对于社会来说,宗教方面的不成熟状态是最有害、最可耻的一种。为了排除传统宗教的危害,他一方面批判了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从哲学上否认了上帝的存在,另一方面提出了“理性神学”的思想,试图把宗教改造为道德的宗教。他认为,道德既需要上帝,甚至道德律需以上帝为前提,因此一种“理性神学”就是必要的了,由此也就需要设定上帝的存在,把它作为一个伦理意义上的“假定”或“公

① 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商务印书馆,1983,第266—276页。

② 哈贝马斯:《步入后现代,以尼采为转折》,载《学术思想评论》第三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下同),第87—88页。

设”。宗教也因此不被看做神学的认识，而是当做一种遵守所有作为来自上帝命令的责任的道德倾向。这样，他把宗教定义为“将责任视为神的命令”。

与康德相比，黑格尔的宗教观显得传统得多。他的主要目的是使宗教与国家保持一种和谐相处的状态。宗教的合理性在于它与哲学的性质一样，都是属于精神的范畴，属于某种“绝对理念”。因此基督教是一种“精神的宗教”。“上帝”由此是一种思想，不过是“至高的思想”。不论人或上帝，他们总之只是理性，只是精神，只不过前者是个别的精神，后者是普遍的精神。由于同为精神，因此他们之间可以达成和解。不过同康德一样，黑格尔也认为宗教的作用是服务于道德的，它借助神的观念来加强人们的伦理动机，给道德提供一种新的崇高动力。

黑格尔对启蒙的宗教批判持否定看法，因为启蒙在宗教问题上未能达到促进道德的效果。此外，在宗教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黑格尔一样认为二者是可以和谐的。因为宗教与国家有着共同的基础，它们都是同一自由精神的体现。宗教的自由是精神的自由，而国家则是世间的自由。不过他在宗教与国家何者更为根本这一问题上，看法有所摇摆。宗教是服务于国家的，与国家应依赖于宗教这两种说法，都出自他一人之口。但由此也表明，黑格尔重视的是宗教与国家的和谐关系。

三、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

作为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解释也是多种多样。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从语源学方面看，英国画家查普曼（John Watkins Chapman）于 1870 年举行的个人画展中，首先提出了“后现代”油画的口号。他用“后现代”一词来表示对当时法国的印象。

象派——“前卫”画派进行超越的批判与创新精神。“后现代”这个词的第二次出现，在文化界是由德国作家潘维兹（Rudolf Pannwitz，1881—1969）在其著作《欧洲文化的危机》中提出来的。西班牙诗人奥尼斯（Federico De Onis）在 1934 年出版的一部诗选中，进一步明确地使用了“后现代”一语，用以表示 1905 至 1914 年间出现的欧洲文化。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是 1896 到 1905 年的现代主义文化发展的结果。^① J. 哈德纳特在 1945 年的《后现代房屋》的文章中也使用了“后现代”一词。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中再次使用了这一概念。他使用这一概念的目的之一，是用以表示西方世界之外的知识分子将会在掌握现代性后成为对抗西方世界的力量。^② 不过这一概念的比较广泛的使用是到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它首先在建筑学领域被用来描述一种新的建筑风格。后现代主义的建筑师们拒绝“国际主义风格”的信条，寻求从以前各种建筑风格的综合中获得灵感。此后，这一概念开始广泛运用于艺术领域，用来表示对传统人文主义的艺术本质与功能概念的反叛，以及排除高雅艺术与低劣艺术、新艺术与旧艺术界限，反对艺术的意义解释的“反理智”思潮。^③

在哲学领域，虽然罗蒂将海德格尔、杜威、后期维特根斯坦看做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来源，但这一思潮之进入哲学的主流，主要是在 1979 年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出版之后。在这本书中，利奥塔将“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也就是说，对现代理性主义哲学将知识的合法性建立在“元叙事”之上的规范模式提出了挑战。按照利奥塔的观点，知识的规则乃至社会

① 参见高宣扬：《后现代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9，第 58—59 页。

② 参见 Perry Anderson 的《后现代性的起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第一章中的相关论述。

③ 参见伯斯頓（编）：《走向后现代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 16—22 页。